**其二求名利之等起者，即从最初就计划贩卖正法而想：听闻某一个法，得一些灌顶、传承后，闭关作一些近修的话，我能得到一些财利及赞誉、名称，以财利赞誉名称三者在现世当中得可意事——衣食等之快乐共为四，及彼之违品——衰、毁、讥、苦四种不悦意，如此八者是世间八法故，以圣法成办现世后，赚的好的话，得到牛、马，赚的不好的话，下至得破旧的毛、粗毛，以珍贵的圣教法换世间的衣食等物后以法成办世间，和一个俗人家拿着一支又细又长的枪来成办财物，这两者比较起来，以正法成办世间的话，比这个更为恶劣的世间中没有了。如无等塔波云：“若法如法而不行，以法作往后走恶趣之因。”**

第二是求现世名利的等起，心想：我想早一点实现名利，怎么得到呢？听说得一些灌顶和传承，之后闭关做一点静修，别人会非常崇拜我。人们会认为：那是闭了三年、九年关的人，头发长长的，得了多少灌顶、多少传承。这样大家就蜂拥而上地献供养，不明就里，不知道他的内在如何。于是想：这个发财快，而且会得很大的名声，有很多恭敬。有了财力、赞誉、名声，我在这一世就会得到可意的衣食等的快乐。很多人到汉地跑了一圈后意识到：这么搞的话，很快就能有房子、小车、电脑，一屋子的贵重物品，居士们常常作供养。于是想：他那么好，我也要这么做。这样的人就是求现世名利。

这种等起比前面离怖畏的等起还恶劣，这是一种经商谋利的心态。商人做生意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，这种人做的是正法的生意，他想：我现在得一些灌顶、传承，闭关修一点，将来传给别人，就能换很多利益。据说传一次就有几十万块，要是碰到了幼稚的老板、居士，马上就能供养我一辆车，供养我一套房子。或者到了哪个地方可以大范围地摄受徒众等等。像这样的心都是把高贵的正法变成了换取现世名利的工具。

过去藏地由于经济不发达，一般人只是想，把圣法传给信众，或者念经做一些法事，好的话可以得一些牛羊，最差至少可以得一些破旧的羊毛、牛毛。像这样就是拿珍贵的圣教法换世间衣食等的财利。跟俗人拿着一支又细又长的枪来成办财物相比，以正法来换取世间利的做法，这个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。

就像无等塔波仁波切所说：对于法如果没有如法而行，这个法就做了往后走恶趣的因。我们要很如法地按照法的轨道去做。圣法都是教人修好自心，断掉一切苦因苦果，进而能够实现乐因乐果，而且利益到一切众生，这是正法的目的。然而你不按照法道走，利用法来换取名利的话，这个法就成了你往后走恶趣的因。

因此，我们在一切闻法、修法、受法等的时候，一定要检查自己的等起。如果起的分别是：我现在听一些法，将来能当法师、当方丈、当居士领导、当佛教领袖等等。等我学得多了就可以给别人传，就会有很高的地位，能得到名声，很多人会供养我，生活会很好等等。这一类全是求现世的心，都很危险。如果我们心里起念头说：我现在学这个法、传这个法，将来会有很多居士护持我。“护持”就是自己什么也不用干，他们会很恭敬地服侍我，好吃、好穿、好用的全部给我，还有很多恭敬，这样子活得很舒服。这样想就是求现世名利的心。

**若没有消化存亡二财，需要感受法衣燃烧、钵盂燃烧、铁锤燃烧、铁液燃烧等故，需要断除彼等起。萨迦的《离四著》云：“若著现世非行者。”如是说故，于如此的人取什么名呢？就是出卖佛法灵魂者、三宝的败类，僧众的败家子故，如毒品般彼需要断。**

有人说：这样有什么果报？要知道，“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”丛林的斋堂里都有这个对联。一粒米都难消化，何况那么多财物！如果没有好好修法，不在法道上行持，滥用信施，认为无所谓，受用多少都不害怕，这样就消不了存亡两财，必定会欠很大的债。这样的话，法根本修不起来，而且由于业债特别大，临终时会把你直接拽到恶趣里。所谓“地狱门前僧道多”，在地狱里感受法衣燃烧、钵盂燃烧、铁锤燃烧、铁液燃烧等等。我们要这样思维，知道求现世利益非常可怕，它是堕落的因。尤其以非法的等起，用正法求取现世利益的话，堕落就更快了。

所以，我们学任何法、做任何事，一开始就要检查自己起的是什么样的心，这叫做检查等起。凡夫的心最危险，它就是喜欢名利、恭敬、地位，很容易迷在这里。而且会越来越贪婪，一点不够还要更多，一般的不行还要很高级的，这样会导致非常大的堕落。有的人毫不在意，认为享用信施理所应当，任何人都必须供养我。供养差了心里还起分别，起各种贪嗔，这些都是下堕的因。久而久之，这个人一点修行也没有，整天贪著世间名利。

还有很多所谓的居士头，做任何事都是以名利心推动，根本不是求解脱的心。他为什么积极肯干，肯做这些法上的事呢？他其实是想：我是居士头，我要有脸面，事情必须由我来做等等。他的动力就是名利。以这类发心组织佛教活动，搞放生，在道场聚会等等。他心里并不是想我要为佛法、为众生做事，这些根本不必谈，连求后世、求解脱的心都没有。为什么他喜欢这么干呢？就是出于名利心的动力。比如建一个精舍招很多人来，这样就能显示出他非常了不起，这是他在求名。他喜欢组织、喜欢宣传、喜欢搞那些，无非是衬托出他的伟大。而且他也能得到很多恭敬、很多利益。像这一类全是求现世的心。这样来做任何佛事活动，或者学法、修法等，全部落在不善的等起里。它比前面离怖畏等起的过患还要大，因为这是以法来谋求现世的恶劣行为。所以塔波仁波切说：佛法是非常重的境，不是说一遇到佛法就决定很快得利益，这要看你的心。你的心好，决定得利益；你的心不好，想换取世间名利，那暂时来说绝对是堕三恶趣的因，比没遇到法还要糟糕。

萨迦的《离四著》说：“若著现世非行者。”如果心著在现世法上，就不算是法道的行者。因为心里最看重的是名利，一颗心都在想：我怎么脸面好？得到佛教的名声？得到高贵的地位？得到物质享受？这些全盘是现世心。

很多人觉得，当了法师、居士领导等很舒服、惬意，能得很多供养，可以坐着飞机到处旅游，一次花上一千、五千都很随便。还可以得到小车、房子、电脑、手机等等。但你要想想：这些不都是钱吗？一粒米都大如须弥山，那一部手机、一台电脑不是大如几十万个须弥山？一幢楼大如几十亿个须弥山？这样修法怎么能修得好呢？这样怎么叫做行者呢？他感觉自己在佛教里混得蛮好：过得很舒服啊，不用工作，别人都侍候我。平时也不修什么法，心里空空的。

这样的话，他有什么功德消受信施那么沉重的负担呢？享受多了、贪著多了，心里沉甸甸的，一直往下坠，修法怎么也起不来，不知不觉就堕落了。到了临终时感觉悔之晚矣，自己想这一生没有注意因果，一直都在散乱、放逸、享受当中混过。但是，施主的财物有这么容易享受吗？佛在经教里说：没有如法地受用，跟吃一个热铁丸一样，顿时会把口腔烧得糜烂，吃到肚子里全身都会烧烂。为什么地狱里会有这些设施呢？这就是因为贪著现世法，不认真修法，以法作为谋利的工具而导致堕落。

这里龙多上师说：萨迦的《离四著》说，贪著现世不是行者，那这种人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做出卖佛法灵魂者、三宝的败类和僧众的败家子。以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，以法在自己心中不断地舔食现世的名利就像吃毒一样，这叫“饮苦食毒”，完全腐化自己。这时候你才谨慎：哦，这个很可怕！在面对任何事时你会想：我首先要截断求现世法的心。毒品是什么？吃起来感觉很美、很香，有各种幻觉，但吃完了以后，人的精气就没有了，变得像鬼一样，然后就堕落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以法求现世名利，正受用的时候感觉非常舒服，迷迷醉醉，似乎已经处在极乐世界，任何人都拥着你，俨然成了信众当中的皇帝，整天云里雾里的，很享受。但是，一享受完就发现，自己的功德没有了，心正往下堕。

毒品是吃起来很舒服，但吃了以后人就完了。所以，你要像畏惧毒品一样，畏惧求现世名利的心。你要时时检查，像过去奔公甲那样。有一天很多施主要来，他就去整理佛堂，清理干净。当时一念发现：哦，这是求名利的心，之后马上抓一把灰洒在供台。所以后来的大德赞叹：这是西藏最好的供养。那是什么原因？他检查到了：由于贵人要来，心想：我要做得体面一点，其实这是求名的心。他能马上检查到自己的等起，看到了自己的发心。这种东西很隐微，不仔细的话根本检查不出来。所以，我们要仔细地检查当下的等起：我起了什么样的心要做这个事？不行的话马上断掉。

这就知道，不好的等起包括只求救护现世怖畏和希求得到现世名利，这两种都要断除。

大家要晓得，跟所修的法相比，修的意乐更主要。如果意乐搞错了，修最高的法却想谋取世间利益，就等于开着高速车往地狱里奔。等起是最初的分别、取向，法是用来承载的车子，你的取向是往现世法上跑、往地狱里跑，怎么可能实现其他的利益呢？

有人说：我修了很好的法，为什么还这么倒霉，越修越差？身心也不好，好的结果也没出现，临终的时候还出现了恶趣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你的心不好。佛法没有不好的，但因为修的人心的取向不好，结果就很糟糕。所以修心非常重要，一开始没修好心的话，再修多少年法，都发现没效果，甚至出现负效果，这是很可怜的事。

佛法都是高速飞机，而且越来越快。如果你的心调好了、取向好，做任何事时起动的分别起码是想：我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，为来世，为解脱，为利益一切有情而成佛。有了这样的心就决定会往上走，决定能够实现利益。

当然，这里说的广大意乐菩提心，是在等起里面得到一个最殊胜的等起，这就叫做发心殊胜。有了这个很好的等起，修任何法都能直接往佛果上奔，因为你的取向已经定了。之后它就带到了第二刹那，整个善行过程全部成了实现佛果的因。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。如果一开始不把握好等起，光是使劲修，那不出问题就算是好了。很多人长期以来修不出什么效果，就是因为心不好，修什么都难出功效。

**华智仁波切云：“以如是求现利之等起引生，而似乎修持从下面的声闻乘至上面的光明大圆满之间法，即使在九年之间用泥粘封门来做闭关，装做于近修很精勤，然而，于自己成就一些利养、赞誉、名称的话，可说是修持彼法之果，除此之外，甚至后世解脱的种子也播不了。”彼者，好比一个谄诳人在驴肉上撒了野兽毛来卖出去一样故，在如驴子般恶劣的自相续上如野兽般的正法毛皮来覆盖后贩卖正法，就如同对于以贩卖牟利为生的人，世间人叫他“贩子、贩子”一样，对于出卖正法者，对此叫他“法贩子、法贩子”。**

如果我们的心以求现世利益的等起而引起，好像是在修从声闻乘到大圆满之间的法，但由于当时一念心的等起是：我这么修将来会名利双收。这个心起来的时候没有把它拿掉，结果它就带到了第二刹那，一直支配着你的修法行为，就等于你的车子一直奔驰在实现现世名利的路上。修什么法是你所乘的车，不断地拼命修是你使劲地踩油门开车，在时间上是持续地往求现世名利的路上走，一直奋斗不息。像这样，终究只能得到一点现世的利养、赞誉、名称，这算是好的了。除此以外连后世解脱的种子也播不了。

这是什么原因？刚才一再说了，跟所修的法相比，修的意乐更重要。修的意乐就是你的取向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真实的心是什么？你的内心世界非常恶劣，想着：我现在念经、修法、传法等等，人们就会给我很多钱、很多高级物品，很多名誉、赞誉，这样的话，我将来在佛教里就成了有好大福报的人，生活好享受，什么都很自在，到哪里去都是别人来侍奉、供养、簇拥等等。想想看，这是不是驴子的相续？然后表面装成一个大德、大法师、大居士，佛教大的推行者、组织者，或者佛教文化的创立者、传播者等等。这就好像外面粘了很多狮子毛。

由于驴肉、狮子肉不容易分辨，粘了一些狮子毛，别人就真的以为是个大德，伟大的佛教贡献者。结果里面是驴子肉，也就是非常恶劣的相续，跟世间经商求利的心是一样的，跟世俗人拼命拉拢想得名声的心是一样的。这样驴子般的相续，覆盖上像狮子毛一样的正法毛皮，拿法来贩卖，想想看，这多么恶劣！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往恶趣走吗？难道能播下后世解脱的种子吗？他一点求解脱的心都没有，连求来世的心都没有，更不用说誓愿把一切众生安置在佛果位，根本没有这样的心。

现在大家明白真相了吧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很坏的，取向只是想得名利，那修再多的法，再怎么做，也都是由自己的等起决定，全部推向于求名利的路。而求名利是恶趣的因，既然有因，怎么会不堕落呢？所以一再说了，等起错了，开着无上大法的高速飞车，是直接往恶趣的方向狂奔，比一般人还惨。

后面说到，就像世间以贩卖谋利为生的人，世人都说他是“贩子、贩子”。这是一个不好的称呼，因为他贱买贵卖。那些二道贩子买进来的时候很便宜，卖出去的时候就赚很多，世人认为他们就是这种求利益者，但是现在到了商业时代，人们的观念有些颠倒。与此类似，他在那边买一个正法，比如花多少钱求一个法，求一个灌顶、传承等等，然后在这边卖一下，在稠人广众当中传一次。那好了，钞票像天上的雪花一样飘下来，这就叫做“法贩子、法贩子”。

以上都是不好的等起，是最危险的，我们一直都要观察。

**二、无记之等起者，即没有任何其他所希求之义，仅仅是习惯性闻法之外，没有别的任何所希求之义，就好比人熊模仿人、狗追着人行走过的足迹或者无靶子射箭一样的是无可记别善、恶二者故，华智仁波切又云：“此无记等起也甚至解脱的种子播不了。”上师云：“于此虽无善妙之等起，然也无有恶之等起故，可播下解脱的种子。”**

无记的等起就是没有什么希求，只是习惯性地闻法，其他什么希求也没有。这种惯性式的等起无法记别它是善是恶，它不属于善的体性和恶的体性，所以叫做“无记”。

无记是不可记别善恶的意思，不是说脑子里空空的，像傻子一样。譬如说要去吃饭，一到中午就起一个习惯性的心，动了一个特别的分别，以这个心驱使着身体完成吃饭这件事。当时动的分别是“我要吃饭”，这既不是善也不是恶。同样，心想“我要到那边去闻法”，动了这样的特别分别后，就驱使着身体往那边走。这样的分别不是善也不是恶，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希求，这就叫无记。

我们现在很多修行都是这样，养成惯性以后，心里不去想来世，不去想解脱，不去想众生，不去想成佛。由于长期养成了习惯，比如现在快七点半了，该听法了，动了这个分别以后，他就收拾书包，装好法本，马上走出门外，直接往经堂去。这种都叫无记，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心，不存任何希求的意。又好比已经定了任务，每天磕五十个头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要马上磕头。他起的心没有想：我要成佛利益众生来修持大礼拜，也没有想：我要修大礼拜超过别人，成为磕头冠军，这两种心都没有。只是一种习惯性，我现在要磕头了，没有一个法上的希求，这就叫做无记。

我们要常常检查，譬如听一次法，供一枝香，布施一碗饭，做任何法事，如果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，认为现在我要做这件事了，之后心里没有任何希求地做，就叫做无记的等起。也就是不能判别属于善恶体性的一种起动的分别。以这个特别的分别成为主导性的因素，驱使着你的心往这个活动上走。

由于心上没有取向的缘故，甚至连解脱的种子也播不了。龙多上师说：如果闻法没有善的等起，也没有恶的等起，那还是可以播下解脱的种子。因为这种法行很殊胜，就像猪绕着塔走了三圈，也可以种解脱种子，这是由于特殊缘起的力量。同样，心里没有善的等起，也没有恶的等起，反正习惯性的行为，像上班一样，到了点就去经堂听法，心里什么希求也没有，就觉得这个活动蛮好。由于是缘法的缘故，还是可以播下解脱的种子，这是龙多上师说的。

这里打了个譬喻，就像人熊模仿人、狗追着人行走的足迹或者无靶射箭那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里面没有希求的心，外在也做出相当的模样。譬如说人做礼拜的时候，他是非常恭敬地礼敬尊贵的境，想以此消业障、增福德、成佛道。人有这个心，或者他以信心、恭敬来礼拜。人熊看着人这么做它也这么做，但它没有想礼拜的心，只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行为，心里没有希求。如果我们也是看别人这么做，我也来模仿，心里什么希求也没有，那就只是一个身口的运动。又比如狗追着人的足迹走。人走的时候有趣向目标的心，一步步地走下去。而狗追着人的足迹走，它不会想去成办什么，只不过是简单地跟随。人在前面走出一个脚印，它在后面也跟一个脚印，这叫简单模仿。

同样，我们学法的时候，如果没有首先修好心，光是表面上做一些模仿就会落到无记的等起，时间长了也会养成习惯。就像晨跑，一到五点就起床，他没什么希求，只是养成习惯了。或者最开始有点希求，希求得健康，但时间一长，很多行为都变成了习惯性，只是简单的条件反射，一到这个点我该做这个了，至于求什么心里根本不想，成了内心没有希求的状态。

这个时代生活节奏非常快，人就像机器一样。但我们要修行，心还是要安下来，不要那么急，前面的发心或者后面的回向都要好好做。而且做任何事的时候，首先要把握住等起，也就是第一起动状态。第一起动状态是说，我们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修法的行者，不是世间人，因此第一念的分别一定要有。也就是，我怎么做这件事？最差的修法心态也是想：我要来世得利益，所以现在要好好修心。以这个心驱使再做，就算是有最下等善的等起。如果能进一步有求解脱、求成佛、求利他的心，那就更好了。一定要出现这个等起，不然根本没有修心的内涵，修任何法都白搭，只成为简单的惯性行为，这样修多少年也得不到利益。这能怪法吗？只能怪你自己的心空空洞洞，什么想也没有，什么希求也没有，这就不行。人最重要的是内在要有一种火热的心、一种希求，如果连这个都没有，那不成了行尸走肉或者机器了吗？因此，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注意自己的存心、起心，这就是注意等起。

万事都注重开端，前面都落空了，后面就不必说了。我们只有用分别来决定自己的取向，不会再有另外一种决定取向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只有凭着自己起一个法上的分别，来推动心入到自己以为的最具大义的道上去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首先修炼最初的发心殊胜，也就是一再调炼心，使它发起广大意乐的菩提心，这以后你再趣入法行。一开始我们会不习惯，但不能匆匆忙忙就进去。很多人心里什么希求、什么想法也没有，一起身就做，那跟一个简单的机器有什么差别？

我们要问自己：我是没有心的人吗？我没有目标就随便放箭吗？如果心里什么希求也没有，那就落在无记等起所推动的缘起轨道里了。华智仁波切说：这样无记的等起，甚至连解脱的种子也播不了。

明白了求现世法落在非法道路，并非行者所为以后，自己开始转变方向，开始为未来长远的前途考虑，这样才能进入修道士的行列。凡是寻求现世名利或者消除灾祸等，都是很短浅的心，基本上大多数心力都投注在求现世法里面，不可能分出多少心力用于法道。只有舍弃了现世，才能把大多数时间投入到行持具实义的道路上，成为一个为法之士、为道之士，这才有“士”的名称，才称得上是法道上的行者，跟世间庸庸碌碌之人的想法完全不同。

如果我们心里跟世俗人没有两样，他们求名利，我们也求名利，他们想远离疾病、灾祸、现世生活的困境等，我们也只有这样的想法，那我们跟世俗人有什么差别？无非是他没遇到佛法，用世间法来营求，我们遇到了佛法，用佛法来营求。甚至更下劣的，佛法成了我们变相谋利的工具，这就比世俗人还要下劣。

所谓善的等起，是自己已经立志于道，完全有一种跟世俗人不同的想法。这样立了愿以后，做任何事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善的等起来发动。等起就是在很多分别里的一种特殊的分别。立志于行法以后，就有了一种不同于世人的分别，这个分别把持着他的心投入于法道。

由于行者立愿有大有小，所以这上面也有下中上的差别，但全都跟世俗人的心不一样。譬如下士有一个善的分别，行法时想：为了寻求来世更长远的利益，我现在要好好行善。这在世俗人的心里就没有，世俗人想：只有这一世，如果不能得到我的所爱、所求，那就白活一世了。为了得到它，我不惜一切代价，为了得到享乐，我应当尽数投入。他的心一直寻求现世乐。或者现世出现不好的事，马上要避免它。心一直著在现世极短浅的功利上面。

只要以现世为主，心里几乎都是很炽盛的烦恼和恶业。现世是个竞争场，大家都著在这上面，拼命地想夺取，这样你的心自然流于非法道里，念念不在法上，都是在世间名利上走，这样走就非常危险，几乎都是往恶趣里奔。况且现世这么短暂，如一场梦般，很快就到了临终，来世堕向恶趣，这就十分可怕。

真正有深远眼光的人会开始把目标投注在来世，把现世的法全部歇下。由于名利心薄了淡了，不再追求现世法，心就空下来、安下来了。这时候他想：我这一世要好好地利用，一心一意走有实义的路，而只有法道才能给我利益。所以他会一心一意地行法。就连下士也是一心想：我来世要好，现在一定要做好的行为。他会一心一意尽量地断恶修善。这就是人天乘的行者，他立志于修善业道。这个心一旦有了，常常都想：我要多积一点福、多做一点善，不要为了现世享乐去害人，今生多做一点来世就好，所以趁着有限的人生我要多修一点、多做一点好事、多积一点福。样样他都愿意做，每一次做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都会起这样的分别，来引动他的心投入到寻求来世利益的路上。最初起的分别叫做等起，它一起的时候就摄着心入了轨道，而且这个等起的心引到了第二刹那以后，会一直驱使自己的心往来世得善趣义利的路上走。

等起是具有主导性的一种分别心。我们在世俗谛里只有起一个分别，才能引着你的心往相应的路走，才入到相应的缘起里，不起分别就不可能那样进取。任何世俗的走向全是由分别定的，如果不由分别定，怎么来决定他是入恶趣、入善趣，往上、往下、往大乘、往小乘、往哪里走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譬如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心想将来当大学问家，这个分别就叫做读书的等起，它时时摄着心往求证的目标上走。或者有人想：我最好能读到哈佛大学商科学院，以后成为一个大财团的巨子。这个分别就是他的等起，这个等起一直让他往成为大富豪的路上走。也就是，这种等起、分别时时起来，摄着他的心往那条缘起的路线上走。只有世俗里的分别在分判道路。

我们要走成佛的路，就要时时注意引起“为利众生求佛果”的分别。有了这个以后，就会想：我一切时要为了利益众生求佛果，为此我要闻法、要好好地积这个善。这样的话，由于你起了这个分别，缘起上就定了往成佛的路上走，这就叫发心的殊胜，它超过了求现世、求来世、求一己解脱等的分别。也就是起动点是殊胜的，方向、目标是殊胜的，唯一往无上菩提的方向走。这种等起就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地方。